

编者按:清明临近,又到了回家祭祖、缅怀先烈先人的时节。我们不禁回忆起那些曾经共同度过的岁月,一丝淡淡的哀愁萦绕心头。远处春的景色渐入视线,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昭示着新生的勃发,一个充满期望和祝福的开始。

我们缅怀过去的同时,更要珍惜当前、放眼未来,让自己的生命更有意义,这才是告慰先辈最好的方式。

清明,本刊特编辑一组追思文章,以飨读者。

对越自卫反击战35周年纪念日,几个战友小聚了一会。大家遥望南方,脑海依旧弥漫着战火硝烟,在对死去的战友默哀后聊得最多的就是各自写的遗书了。

那天,指导员说:“临战在急,你们班立即写好家书!”大家把信纸摆在背包上,笔在手中立定,空气凝固得死寂一般。半小时过去了,我见副班长纸上一片空白。新兵小谭说:

“我不写,要是真‘光荣’了,父母见到信更加悲痛。”

其实,我心里也闷得慌,但还是强迫自己写了几句话。不一会儿,部队全副武装,在夜幕掩护下进至敌前沿阵地。凌晨,三颗信号弹划破天空,一排排炮火射向敌人,千万个火球燃烧了黎明前的黑夜,我们经过浴血奋战,三小时就攻占了东溪县城。首战告捷,但伤亡甚大,稍作休整,又继续前进。当坦克攻击到一山谷时,遭遇敌军炮火狂轰乱炸,小谭一条腿炸飞了,完全不知,手中的枪仍在猛烈扫射,鲜血顺着坦克履带直往下流。可怕的是一,天空突降暴雨,冰冷的雨水直淋伤口,他晕厥了。一苏醒就哀求:“班长,实在不行了,让我死吧!”他说,唐山地震幸存下来活到现在,刚才还打死了几个敌人,够本了。我鼓励他顶住,说:“遗书没写,你怎能死呢?”他再也

不吱声了,一口气坚持到野战医院。

战斗向纵深发展,血腥而残酷。攻至高平外围,我部伤亡大,奉命补充兵力。战斗间隙休息时,突然有人喊我,原来是我同学——某团尖刀班班长熊庚成。他敢打硬仗,随军记者还对他进行了采访。下午6点,他们班要从翼侧对敌实施夜袭,凶多吉少。他说战事太紧一直没有给父母写信,现在是时候了。于是,急忙拿出纸笔,写道:

爸爸妈妈:当你们看到这封信时,儿子已经含笑九泉了,请不要难过和悲伤。你们辛苦养育我19年,儿子难以回报养育之恩。军人属于祖国,孩儿是党员,又是尖刀班班长,要冲锋陷阵,英勇杀敌。我即将带领全班去打一场恶战,万一孩儿有什么不幸,爸爸一定得挺住,多开导病中的妈妈。抚恤金一半留母亲治病,一半捐给小学。军情紧急容不得他顶住,说:“遗书没写,你怎能死呢?”他再也

多写,如果永别了,孩儿不要鲜花、美酒和眼泪,只求下个清明,妈妈前来抚摸我的墓碑。再见了,我敬爱的爸爸妈妈!

写完就交给我,我说不会有事的,又硬塞回他兜里。

一天当中,我军攻势一浪高过一浪,伤员一批批抬往山下,总攻破不了那道天险。直到第二天拂晓,尖刀班终于将八一军旗插在山峰。可在打扫战场时,班长遭遇冷枪不幸壮烈牺牲。我从战友身上找到了那份遗书,已经被鲜血染得殷红。

战斗结束后,我揣着遗书带着战友的军魂,直奔赤壁师古山村。老人睹物思人,悲痛欲绝,不久相继辞世,英雄一家终于团聚在天堂。

一晃35年过去了,每当思想开始散漫、工作开始懈怠时,都会看看当年的遗书,想想牺牲的战友,顿感豁然开朗,神完气足。

清明花落泪

宋金光 (崇阳)

清明,是一个让人落泪的时节。

往往前几天还是春阳和煦,一到了清明这天,天空陡然笼罩一帘黑幕,有时甚至要下起小雨。都说天人合一,大自然的物换星移仿佛随人而变,清明小雨,洒湿了思念的长路。

父母的坟茔是合家的,每年清明,我们兄弟几个都要去上坟,添点新土,烧点纸钱,把思念通过这些有形的什物传递给远在天堂的父母,墓地周边开着一些知名的不知名的花,雨丝就像我的悲伤无休无止在飘飞,顺着花瓣滚落而下,应和着我的泪珠从眼眶流出。

憔悴攻头土,见之如亲人,千古彷徨事,此物最伤情”。在清明这个特殊的节气,因为这份浓得化不开的亲情,使得天各一方的人们纷纷踏上回乡路,怀揣着沉重的心情,用泪水打湿的泥土添厚先辈的坟茔,用温热的手心安抚父母的衣裳,好让他们在天堂那边不受寒冻。

父亲过早的先于母亲离我们远去,在那个靠劳力分得粮食的年代,母亲独自承担起全家的重负,遮风挡雨,使年幼的我们过着幸福的生活。即便在母亲离开我们的前一个星期,她勤劳的双手从没有停歇过。倒下不行了,母亲才伸直那僵硬的结满老茧的双手,嘴里还在喃喃地说着一些听不清的话语,似乎还有许多家务事要做。说着说着,母亲就这样生死两分,到天堂陪伴父亲去了。只有到了清明,我们兄弟几个合伴来到父母的墓地,祭扫、添土、上香、燃纸、跪拜。“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也许天堂里的父母看到我们的到来,正借着阵阵细雨,说着谆谆教诲。今天,望着周围这些花草树木,内心怦然而动,是它们历经漫漫长夜,风霜雨雪,在这里陪伴父母长眠。

我知道,通向墓地的路,恰似从历史深处走来,又奔向永无止境的未来。有多少名流、平民百姓循着这条路,走完人生的旅程,带着各自的满足、遗憾、甚或留恋,融进永恒的宇宙。

“故园肠断处,日夜柳条新”。每至清明,我的心头不觉泛起那份念想,抛却浮躁的心绪和纷繁的名利缠绕,把沿袭经年的传统装进行囊,乘着霏霏细雨,或明媚的天色,去祭奠、去告慰曾经养育了我们,给予我们生命的先辈。

世相小说

shi xiang xiao shuo

麻绒针织袜

袁达柒 (通山)

我五岁时母亲患了肺痨,只要一咳嗽就没完没了,严重时两头弓到一处,像只大龙虾。家里没钱医治,父亲就担当着家里的全部。

九岁我才上学,不像同学们整齐光鲜,破旧的衣衫是父亲笨拙的双手浆洗和缝补。奇特的补丁,形成一个个别致的图案,同学们见了笑,老师见了也忍不住笑。

虽然才九岁,我也懂得自尊,穿这样的衣衫上学,使我无脸见人。第二天吃过早饭,父亲出工了,我磨磨蹭蹭的洗刷锅碗,里屋的母亲,隔着墙似乎猜透了我的心思,说:“儿啊,你不上学了?”

我没好气地说:“总是没娘疼的,还上啥学!”

母亲说:“又咋了,给娘说说。”

我哭了说:“都几年了?不允我靠你一下,也不管我。我的衣服,你看看,爸爸洗的、补的,是啥东西!”

母亲没说话,一个劲地抽泣,虽然隔着墙,我能猜到她痛苦的样子。为了不再惹母亲生气,我还是硬着头皮去上学。这之后,我隔着窗看到,母亲的床上,多了一个塑料布做的箱子,里面有一副短小竹针,一个麻绒纺成的线团。母亲好一点的时候,就戴着一双手套,在塑料箱里编织着细小的袋子。我又没还气地嚷:“能编袋子玩,却不懂我缝衣。母亲听了没有生气,隔着窗朝我笑,可我怎么也笑不起来……”

冬天来了,母亲未能挺过去。办完丧事,父亲拿出一叠儿麻绒针织袜,放在我怀里说:“不是你娘不疼你,也不是不愿为你缝衣服,她要与你疏远,不想把病传染给你。这些袜子,你娘说,是安全的,虽只能穿在脚上,也会暖到身子。”

我抱着一叠儿袜子,哭了很久很久。



血染的遗书

陈水林 (市直)



清明祭英烈 记者 张大乐 摄

忆母亲

赵丽萍 (崇阳)

今年是母亲去世十周年。十年后的今天,我再次站在母亲的遗像前,仔细端详着她的容颜,还是忍不住两眼发热,母亲的形象在泪眼中变得鲜活起来。

母亲是个典型的东方女性。她一生拉扯大五个子女,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从我记事起,母亲就从来没有上桌和我们一起吃过饭,她总是在我们吃完后,才端起饭碗把剩菜扒拉到碗里吃得津津有味,这个习惯一经养成就是几十年。我曾经疑惑了好久:世上怎么会有人放着好饭好菜不吃,而偏要吃残羹冷炙。等到自己做了母亲,我才顿悟:在那些清苦的岁月里,母亲是把好饭好菜都省给她疼爱的儿女们。

母亲信奉与人玫瑰、手留余香的人生哲学,一生乐善好施,广结善缘。在乡村学校教书时,学生中有兄妹仨从小父母双亡,母亲对他们关爱有加,结下了深厚的母子情缘。后来,大姐二弟都学有所成,有了好工作,三弟从同济医科大学毕业后远赴美国留学。母亲去世时,三兄妹千里迢迢归来奔丧,无不哭倒在母亲的灵柩前。记得母亲出殡的那天早晨,天还没有亮,寒风刺骨,可沿途站满了为母亲燃放鞭炮送行的邻里乡亲。一路不绝于耳的鞭炮声,让女儿悲痛的心中油然升起一股崇敬之情。

母亲的三个女儿出嫁时,由于家境不

很好,陪嫁少了点,母亲一直耿耿于怀,觉得委屈了女儿们。在2000年,母亲硬是给三个女儿一人买了一条金项链。戴着母亲送的金项链,我鼻子发酸,其实女儿们个个比母亲生活得富裕,母亲一辈子没有任何金银首饰,连一生系的裤带都是旧布条剪的。我分明感觉到项链是灼热滚烫的,它带有母爱的温度。泪眼朦胧中,好像是母亲用她温暖的臂弯环抱着我的颈项,仿佛听到了母亲久违的声音。

母亲六十七岁不到就病倒了。一辈子风趣幽默,泰山压顶都面色不变的父亲哭成了泪人,可这一切都挽留住不住母亲。母亲亲气若游丝,温热渐渐离开母亲的身体。我嚎啕大哭,紧紧攥着母亲干枯渐凉的手,想把自己的热量传递给母亲,让母亲生命的路程长点、长点、再长点……

子欲养而亲不在!十年了,天冷的时候,我想为母亲添件冬衣,可母亲不在;过节了,我想请母亲吃顿大餐,可母亲不在……母亲啊,天人永隔,寸草春晖,让我何以为报?

父亲祭

郁林 (通城)

名扬远。别的剃头匠的手艺服务范围只一个半个村子,一年服务一二百个村民,最多的不超过三百人,可是父亲的服务范围方圆几十里,常年有六七百个村民顾客。

父亲理发,比起别的剃头匠还有一绝活,就是精于剃光头。剃光头不是用推剪,而是用亮锃锃的闪着光的利刃,手艺不到家的剃头匠不敢给人家剃光头,因弄不好利刃就会伤着人家头颅。有少数剃头匠算是能剃,但头发根削不干净,剃完后用手一摸,发根茬扎手,头部呈黑青颜色。父亲剃的光头,头部光溜溜,雪白。那些喜欢剃光头的老人们,三天不会长出头发根茬,这话真是把父亲的剃光头手艺说神了。

做为一个剃头匠,父亲可不仅擅于理发,还精通修理剃头工具。一些同行的推剪、剪刀不好用了,送到父亲这里来,经他拆装组装,敲敲磨磨,就能够很好地使用了。很多年轻的剃头匠都拜他为师,经常请他去家里喝酒传艺,父亲也乐于授人,不

收分文报酬,全盘托出,这样豪爽率真的父亲更是赢得了同行的钦重。

父亲六十多岁就不剃头了,把剃头工具锁入箱中停业了,哪怕很多人找上门来要剃头。我们一直以为这是父亲想闲享晚年的缘故,此次舅爷对我们说出了他停业不干的真正原因。原来有一次,他在给人家剃光头时,突然脚腿一颤,导致手中的锋利剃刀一抖,一下刺伤了人家的头皮,鲜血如注。有着四十多年剃头经验,从未出过一次伤人事的,意识到自己老了,不宜剃发行艺了,就此藏起了手中的剃刀。人家问他为什么停业,他只说是老了,精力不济,从未说过伤人之事,只对舅爷一人说过此事。父亲不对一般人说,哪怕是自己的家人子女,他是怕破坏做一个出色的剃头匠的形象吧。

从此,我们对父亲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原来看似平凡的父亲,其实也有着不同寻常的过人之处,他身上的优秀品质,我们做儿女的到底继承了多少呢?

父亲,我来看您了

朱国平 (通山)

父亲,我来看您了
墓碑上的草湿漉漉的
是您思念儿
还是您的泪水浸湿了叶茎?

父亲,我为您点燃的香烟
您不要再舍不得抽啊
像您生前
抽几口
又把它灭掉
放在上衣缝满补丁的口袋
等烟瘾发作时
再掏出来抽几口

这些纸钱
您也不要舍不得用
不要再用布片
一层一层包裹起来
藏在枕头下
等开学时
交我们上学的钱

父亲啊!父亲
我热泪中
我抽泣中
再也听不见您为儿
在世上驱赶胆怯
鼓舞着儿子前进的话语
离开您时
那探出草丛的墓碑
父亲啊,那何不是您
舍不下儿
临终前的容颜